



人生絮语

转眼已是白头翁

□李光乾

“曾记少年骑马,转眼已是白头翁。”这是古人对韶华易逝,人生易老的感叹,也是我的感叹。

曾记得,那是个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”的年龄,我和伙伴们骑着竹马在村前的滇缅公路上与汽车赛跑,嘴里“驾—驾—驾—”地吆喝着。身后灰尘滚滚,一片“刷刷刷”的响声,就像电影上冲锋陷阵的骑兵,威风极了。当时,父亲和一群老人在路边的桉树下吧嗒旱烟。见状,便生出一番“光阴似箭”“日月如梭”的感慨。那是个缺吃少穿的年代,父辈们生活在贫穷中,整日为生活操心忙碌。特别是父亲,五十刚过,白发便爬上头顶,满脸皱纹。他常常唉声叹气,说自己做了个恶梦,一觉醒来,人便老了。

我没有父亲坎坷曲折的命运,虽然缺吃少穿,却不缺时间。在我看来,人生的路就像在崇山峻岭间穿行的滇缅公路一样漫长。我常常为漫长的白天发愁,为总也长不大发愁。当父亲佝偻着腰在生产队干农活时,我和伙伴们便

去河里摸鱼,去水沟捉泥鳅,去山坡上采野菜、找蘑菇、追野鸡野兔……那可是如花的季节,如花的年龄啊!然而好花不常开,美景不常在,仿佛京剧变脸一般,一转眼,我就由童年变成老年,由无忧无虑变成愁肠百结,由身体健康变成疾病缠身……

“不知明镜里,何处置秋霜。”衰老是伴着白发来临的。刚过四十岁,白发便悄然爬上头顶,这是衰老的先兆,于是毫不留情地将它拔除了。然而白发却越拔越多,它们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,安营扎寨,坚守头顶,尽管在理发剪的“嚓嚓”声中一排排地往下倒,但十多天后又韭菜似地往上蹿,一副“白发拔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执着样,六十岁时,已俨然是个“银发族”了。这才知道天意不可违,自然法则不可违,于是顺其自然,随遇而安。

如今,我对白发已见惯不惊。我觉得它与春花冬雪一样正常,一样值得欣赏。少年有少年的风采,老年有老年的神韵。满头白发记载着生命的历程,生

活的磨难,岁月的洗礼,人世的沧桑。如果说童年是人生的起点,老年则是人生的拐点,人到老年,步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。此时,该看的看了,该做的做了,该有的有了。虽不能宠辱不惊,得失不忧,但面对红尘扰攘的世界,少了一份浮躁执着,多了一份淡定从容;少了一份紧张忙碌,多了一份轻松悠闲;少了一份幼稚天真,多了一份成熟稳重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,坦坦荡荡做人,高高兴兴做事,岂不快哉?有些大器晚成的老人因此焕发生命的光彩。四川黔江一个名叫邹兰英的农妇,只读过两年小学,她61岁时开始画画、雕塑,其作品质朴、率真,得到专家好评。2010年2月,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,央视新闻作了专题报道。

因此,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来日无多忧伤,只要把握当下,做自己喜欢的事,潇潇洒洒为自己活一回,那么,就能活出生命的精彩美丽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永平县职业高级中学,68岁)

夕阳之歌

我当导游

□严阳

我喜欢旅游,这些年几乎跑遍了中国。让我有些意外的是,前不久,竟然逮着一个当导游的机会。这个机会,是我儿媳给我争取的,源于孙女雯雯所在的幼儿园要搞一次“方言逛如皋”的活动。孩子们要在老师的带领下,在如城地区之一隅春游;在春游的过程中,老师们和孩子都将使用方言进行交流。为搞好这次活动,幼儿园邀请4位会说如皋话,懂得如皋人文与历史的“老如皋”担任孩子们的导游。

儿媳积极推荐我为孩子们担任导游是有原因的:作为退休中学教师的我,“表达”是不成问题的;我们家至少已经在如皋这片土地上生存与繁衍了近200年,我自己过去的62年人生,有近60年时间,是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,称“老如皋”当之无愧。更重要的或许是,我很爱孩子,愿意为他们服务。

可实事求是地说,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当导游,要比给成年人当导游更辛苦。为什么?因为这些“游客”不过是幼儿园大班6岁上下的孩子。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,与成年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,即便是你对如皋的文化历史十分熟悉,也不乏口才,但是,如何表达方能为他们理解与接受,真的很伤脑筋。你的表达太过简单,孩子们未必有兴趣,所得也会很有限;你的表达太过复杂,他们又可能无法接受。比如说,如皋城区有内外两道护城河,护城河东西南北四门原先有城墙、有城门,并且城墙、城门的修建,跟明朝中后期,倭寇经常从附近海上登陆袭扰有关。可“明朝”“倭寇”等概念,对于孩子们来说,相当抽象,想要让他们理解,只能化繁为简,说成是“很久很久以前”“杀人放火的坏蛋”之类。所以我说,当他们的导游,真的有点难,也有点累。

这还不是全部。本来一共有4位爷爷奶奶担任孩子们的导游;按照我的想法,幼儿园的老师或许会安排我们每人介绍一两处景点。可也许是因为我是出了学校门之后,第一个向孩子们介绍大家面前的内护城河——玉带河的,并且口齿还清楚,孩子们能够听懂,其他爷爷奶奶又不吭声,所以,接下来我只能“当仁不让”了。从武定桥到文德桥,再到冒家桥、定慧寺、靖海门,全由我承包了。不过,在“累”的同时,我也有收获:孩子们一路的开开心心,全程陪伴的家长们的由衷感慨——做这样的导游真不简单呢,需要懂得很多文史知识。当然,对我来说,对于幼儿教师工作的特殊性的认识因此加深了:千万别以为幼儿园的“小不点”们很好教,事实上,学前教育有不同于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与要求,做幼儿园老师真的很辛苦。

晚上,我从雯雯那里获得了一些有关白天“方言逛如皋”活动反馈的信息:下午在总结“方言逛如皋”的春游活动情况的时候,幼儿园老师在小朋友们的面前“表扬”“严智雯爷爷”了,这让雯雯十分开心。

只是,雯雯以及其他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为了当好孩子们的导游,活动前我可是做了功课:不仅是在头脑中梳理了一遍老师出游前告知的“方言逛如皋”路线、景点都有什么特点,在什么地方该说些什么,而且特地结合《如皋县志》,复习了一遍相关的历史与传说,又上网适当进行了延伸性质的了解——尽管我知道届时很多东西根本就用不上,可“教学生一滴水,老师自己要有一桶水”的道理,我可是知道的。

作为爷爷奶奶的我们都上了一定的年龄了,有很多事儿我们已经做不了了。但是,因为我们不乏阅历或者说某些方面的知识经验,所以,诸如给孩子们“方言逛如皋”一类的活动当个导游什么的,还是能够胜任的。也可以说,这是我们爱孩子、助力他们健康成长所做的一点事儿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江苏如皋中专,62岁)

昆滇往事

穿心鼓楼

□叶毅飞

笔者上小学和上初中时,学校组织郊游去黑龙潭、金殿等地,以及上中专时,来回都要经过现圆通大桥东口的穿心鼓楼。

据2005年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1版1次印刷、吴光范先生著的《昆明地名博览辞典》记载:“穿心鼓楼,又写为穿心古楼。在昆明城区圆通山之东。北京路与圆通街、穿金路交接处一带。因元代建鼓楼,用以作为通讯工具,击鼓为号,战时传报军情,平时传报灾情等,楼下有甬道通行……现今楼已毁而地名存。原通往北郊的穿心鼓楼公共汽车中心站设于此,1984年迁往火车站。”

另据中华书局1935年12月印刷发行、夏光南先生著的《元代云南史地丛考》记载得更为详细:“穿心鼓楼耸峙于薛尔望街(现薛家巷)头,为砖筑之方形堡垒,高丈余,长宽倍之。堡间洞门相交,作十字形,建筑精巧罕觐(读gòu),以其旁无阶梯,知其高台上者,必仍如万庆寺(原在白塔路,后已毁。)元(朝)人所造的塔也。盖元人有所谓过街塔者,尝于街中建立,以便行人崇仰。而其地适当善阐(拓东)城中,昔日繁荣,犹可于断砖残瓦败市颓垣中仿佛认之。此外,如省垣南数十里之官渡,有螺峰塔者,筑于街中,当亦过街塔之类也。”

此外,今鼓楼路的大鼓楼和凤翥街的凤翥楼都属于夏光南先生所说的“过街楼”,可惜都不复存在了。

另外,昆明西山区马街大渔路现存,建于1929年的文星楼,似乎也属于夏光南先生所说的“过街楼”,但愿能好好保存下去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,79岁)

峥嵘岁月

“符号”的记忆

□王祖远

我上世纪50年代读书时,每次进学校大门口要佩戴好“符号”,否则门卫传达室管理员是不允许进的。现在的学生听了这话,可能不知所云,“符号”怎么能戴?其实,我们当年戴的“符号”就如你们现在佩戴的金属校徽一样。

那时戴的“符号”,是用双层白布做的,比现在的纸壳名片稍小一点,四周有一条红色的粗线框,正中央用粗黑体字写着校名;我所在的学校写着“黔阳一中”,下面是细线条小字写着年级、班别、姓名。

“符号”的背面什么也没有,当年我们县里的几所中学和有的小学校,都要求佩戴“符号”。

“符号”用一枚别针别在胸前衣服的口袋位置上,学校规定,凡是进校门必须要戴“符号”。在学校开展全校性的活动时,学校要按班级检查,没戴“符号”的学生,立即回去戴上,不能回去补戴的,不可以参加当天的活动。

戴“符号”也带来一些小小的烦恼。我们学校有上千人,外地来的学生都是寄宿生,而当地的学生大多是读通宿,也就是住在家里,每天上学要牢记戴上“符号”。

早晨背着书包,到学校要经过郊外的小山岗和田间小路,也有马路,三里多远,经常有同学走在半路上才想起自己没戴“符号”,又返回家去。

有很多次,因为换了衣服,我和同学已经走到离校不远了,才发现没戴“符号”,返回家去拿就要迟到,于是我们绕过校门,走到大操场的一角去,那里有一线黄土墙,不到两米高,那是全校各班上劳动课时,挖黄土、打夯填筑起来的校园土围墙。我们搭人梯,翻墙一跃而过。

想起那时年轻,毫不费力气,只是擦了一身泥土。可是轮到最后一个,或没有力气的小个子同学,我们就赶紧去找

戴了“符号”的同伴,借了他们的“符号”戴着,混进了校门。

曾经戴过“符号”的老一辈,现在回忆当年戴“符号”还有不少花样,那是有趣的年华,再也回不来了。记得吗,有的男同学进校门时,高仰着头,大步行走,被门卫一手拦住,问“符号?”那同学不理睬,把腰间的衣角摆开,一枚“符号”亮出来了。

人多时,门卫也就放行过关;人少时,遇到过强硬的门卫,用身体挡住,帮那同学摘下“符号”,又规规矩矩别在胸前。

当然,遇到这样认真的门卫,耍小花样的同学也微笑开心地走了,有的鞠上一躬。女同学中也有玩“符号”花样的,她们把“符号”别在书包上,过门卫时被拦住了,就把书包往门卫眼前晃几下,原来是一个漂亮的书包,“符号”别在书包上的一朵鲜花上,门卫笑得甜甜,但也不会放过,要女同学按校规佩戴好。

不过“符号”戴上一年后,上面的校名字体就显得不太鲜艳了,“符号”的白色也变得陈旧。因为母亲在为孩子洗衣时,有时忘记摘下“符号”,有的字体被洗模糊了。这可以向学校申请再补发一个,但必须交上旧的,由校生活部审批。

可是有的同学很喜爱戴旧“符号”,显示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同学了,很骄傲。还有的女同学,很珍惜“符号”,从开学发新“符号”那天起,就用一张透明的玻璃纸包起来,再别在胸前,只有到了开大会,参加活动时,才把玻璃纸揭下来。

“符号”不仅是当年校园的标志,也是个人的身份,珍爱“符号”,可说是一种美德。

如今,戴“符号”在记忆中,像一只岁月中行驶的小船,漂流在风雨雨的历史长河里,直到不见了踪影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重庆市万州区汶罗小学,83岁)

减资公告

昆明中交熙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,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,由20.8亿元减少为5.8亿元,请债权人于2021年4月14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。

昆明中交熙盛房地产有限公司
2021年4月16日